



“沂蒙二姐”走红：

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始于田间的诗

□丁 鹏

在书面的意义上,诗作为一种文体自然有它的尺度和标准。但在日常生活中,诗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只要能陶冶你心灵、震撼你灵魂的作品,都可以是诗,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的形式,无论它生长在田间地头还是厂房间

前不久刷到一个视频,一位农民大姐手里攥着一把带根的蒲公英,在田间吟诵:“这是春吗?这不是春……”大姐发丝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堆满笑容的眼角也挤满皱纹,她诗意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字仿佛有种魔力,吸引我不知不觉地把视频看完。

能吸引人把视频看完,在算法时代是极为重要的,这也被称作“完播率”。完播率高的作品会被算法推荐给更大范围的用户,完播率还是很高的话再推荐给更大范围的用户。在自媒体平台,有生命力的作品会像涟漪一样被算法一层层地推广出去,直至成为一个“爆款”。

显然,上述农民大姐的这条视频就是这样的爆款,其在抖音号有9.1万点赞。该视频发布5天后,央视新闻抖音号进行了转载,更是获得了168.6万点赞。又过了5天,央视新闻公众号对这位农民大姐进行了深度报道,接着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进行了转载,彻底让全国网友记住了“沂蒙二姐”吕玉霞这个名字。吕玉霞的走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短视频本身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无论是古代的洛阳纸贵还是当代的火爆出圈,“内容为王”都是文艺作品得以传播的核心逻辑。

其实,早在2024年8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就对吕玉霞进行过报道。文章写道,随着吕玉霞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人评价她是“了不起的农民诗人”,也有人质疑她“装什么有文化?”仅仅7个月过后,吕玉霞的粉丝从40.7万涨到了如今的139万,得到了越来越多网友的喜欢。有网友称赞她:“阿姨您别写了,再写就该进课文了。”但仍有网友质疑她“矫揉造作”。

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吕玉霞的诗呢?我个人认为,评价吕玉霞的诗不应脱离其短视频的表现形式。显然,吕玉霞的作品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诗歌文本,诗歌只是其短视频的构成要素之一。诗歌的文案、本人的演绎与田园的背景共同构成了吕玉霞的“视频作品”。吕玉霞的作品是诗,但却是以戏剧性的方式表现的诗,不是供阅读或朗诵的诗,是供观看和续写的诗。

从半年前开始,“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和现象被评论界不断讨论和阐释。正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说,新大众文艺的根本之“新”就是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而吕玉霞的诗正是新大众文艺的生动实践之一。

吕玉霞的诗之“新”与余秀华、李松山等被《诗刊》主动发现和推出,进而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农民诗人不同;与陈年喜、王计兵等先在网络写诗,后通过传统出版收获名声的基层诗人不同;与其他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自己原先所创诗歌的诗人们也不同……上述诗人的作品都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只是诗歌文本被发布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

《蘸火记》书写抗战烽火中的铁匠传奇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3月20日,《蘸火记》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施战军,山东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文东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蘸火记》是牛余和“长岭山系列”中的关键之作,小说以抗日游击队、独立大队、独立旅及其蕴含的铁匠文化为核心,生动展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中年轻人的成长历程与崇高情怀。

吴义勤表示,《蘸火记》呼应重大时代主题,以文学方式重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传承和创新了山东抗战题材小说谱系。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构建了章

吕玉霞的诗与棋白石、惊竹娇等异军突起的网络诗人的作品有某种相似性,那就是基本符合新媒体平台的创作规律和传播逻辑。因此,他们能在抖音、小红书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均拥有数十万以上的粉丝群体。

对纯文学意义的诗歌创作而言,同质化和模式化是非常严重的弊病。新诗发展的动力在于求新和求变。除追求内容的创新还要求形式的创新,这是诗人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因此诗人也往往拒绝给自己添加一个类似“农民诗人”的标签来自我设限。

与此相反,新媒体平台非常重要的运营策略是垂直细分领域,也就是想获得平台的流量推荐最好要有一个精准的标签,并专注于自己的细分领域。因此,我们看到很多流量很好的短视频博主或小红书博主,他们的作品有大抵相近的形式和风格。当然,平台的算法远比我所说的更加复杂,它能让一个作品被指数级推荐和传播,而某些逻辑却与纯文学的标准相龃龉。正是在诗歌标准与平台算法的冲突中,网络诗歌表现出新的形式与样态,这在棋白石以独特的载体或字体来呈现的诗、惊竹娇相似模式和风格的诗中体现得颇为明显。

新媒体平台的生存策略和算法机制无疑也影响着吕玉霞的作品。“玩梗”是短视频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创作策略。玩梗中的“续写文笔挑战”是新媒体平台参与度极高的诗歌创作形式,好的续写有很大可能成为爆款,成为“网友的顶级文笔”。例如,对“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可惜我文笔平平”“我偷了黄昏的酒”等诗句的续写。2023年,吕玉霞的一条“续写文笔挑战”视频使她猛涨20万粉丝,那一条她续写的是“我落笔写下诗千行”,此后她持续创作了大量的以“落笔千行”为开头的作品。

就像给文学刊物投稿要研究刊物的要求和标准,了解算法机制对短视频创作者来说也是必修课。吕玉霞的很多作品都是成系列的,虽然有不同的开头,但都属于“续写文笔挑战”的垂直细分领域。与她被央视新闻转载的作品“这是春吗?这不是春……”同属一系列的续写作品还有“这是雪吗,这不是雪……”“这是春菜吗,这不只是春菜……”“这是鱼吗,这不是鱼……”等等。再比如“怎么写”系列,有“五十岁,怎么写……”“写农桑,怎么写……”“农民,应该怎么写……”“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应该怎么写……”等。同一系列的作品有着近似的生活或劳动场景、近似的诗歌形式和节奏,甚至动作和表情也差不多。这都暗合了新媒体平台算法机制的底层逻辑。

吕玉霞对短视频的玩法比较熟悉,有非常好的网感,例如她经常说的“碎银几两”等就是网络热词。在央视新闻转发其“这是雪吗,这不是雪……”的视频并成为爆款后,吕玉霞关注到她的“这是X吗,这不是X”成为了新的网络热梗,

被其他的短视频创作者模仿和续写,便很快发了一条风趣幽默的视频“这是二姐吗,这不是二姐……”,进一步参与到造梗和玩梗的网络创作之中。

除了续写诗句,吕玉霞有时候也会直接针对节点或热点进行创作,其春节期间评论Deep-Seek的两条视频,令我颇感惊讶。当我对农村的想象还停留在农耕时代田园牧歌的场景时,吕玉霞就站在田间地头,穿着最普通的衣服,用她清晰的思路 and 逻辑、朴素却诗意的语言,讲述着她的生活与梦想,甚至雄辩地谈论着AI领域的创新和前景。正如央视新闻评论她的短视频时所说的“春天在此刻具象成真”,在我的心里,“文化自信”也在此刻具象成真,“新时代山乡巨变”也在此刻具象成真。

如前文所述,吕玉霞所创作的诗是戏剧化、影像化了的诗。这一点与棋白石、惊竹娇等依旧隐藏于文字背后的网络诗人不同,她所置身的劳动和生活场景、阳光且自信的“新农人”形象,诗意却带着泥土气息的语言,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缺一不可。其实不应该把吕玉霞与“沂蒙二姐”的网名剥离开,吕玉霞与其短视频作品中“沂蒙二姐”的人物形象是密不可分的,正像“人诗互证”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也不应该把她的创作与新媒体的场域剥离开,如果脱离算法机制的底层逻辑,以纯文学的批评眼光,不会理解为什么她的诗歌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而有些传统诗人的作品则在短视频平台遇冷。

吕玉霞的作品只是揭开了新大众文艺的一角,却使我们看到了新大众文艺所蕴含的无穷生机与活力。我想到我父亲和母亲也经常在快手上传分享他们的种植和编织作品,他们的粉丝都有上千万,而我作为一名传媒行业从业者粉丝才刚刚过百。这些短视频作品已成为一种途径,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父辈,更深入地了解曰常的生活。

其实写诗从来不是诗人的专利,每个人都有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权利,比如韩仕梅,比如吕玉霞,比如朋友圈或网格里用诗歌的形式言说自己的成千上万的诗友。虽然吕玉霞十分清醒,多次在短视频中说“你认为我写的是诗吗,它不是诗,它只是似诗非诗的文字”,却依旧被网友冠以“田间诗人”的称号。她的诗就像她视频中手捧的带根的蒲公英,虽然根须沾着泥土,但内心却开出美丽的花朵。

在书面的意义上,诗作为一种文体自然有它的尺度和标准。但在日常生活中,诗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只要能陶冶你心灵、震撼你灵魂的作品,都可以是诗的,无论它是文字还是影像的形式,无论它生长在田间地头还是厂房间,我们的“诗国”处处有诗、永有有诗。或许,所有的宏大叙事,都始于田间的诗。

(作者系《诗刊》编辑)

■声 音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玛德琳蛋糕的滋味如魔法般打开记忆的甬道,这种通过感官触发记忆的机制,在文学创作里演变成了复杂的时间叙事技巧。汪曾祺在《受戒》里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此句告白揭示出文学创作中记忆与想象相互依存。作家提笔时,现实时间缩成记忆微粒,文学就在这些微粒间隙构建虚构之境。文学与怀旧的关联,体现在文本的方方面面。当汪曾祺描写高邮的鸭蛋,孩子们组扣上挂着的“鸭蛋络子”,封存着故乡的晨雾、水乡的桨声和母亲的围裙。《受戒》里,记忆中荸荠庵的僧人生活、小英子的形象、庵前的荸荠地,经四十年沉淀,在文字里有了超越现实的澄澈质感。在沈从文的《边城》里,茶峒的渡船永远停泊在翠翠的等待中;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后花园的蝴蝶凝固在祖父的草帽上。作家们用文字的琥珀将流动的时间封存,创造出既属于个人又通向永恒的审美时空。

为何作家喜欢怀旧?从创作角度看,怀旧为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叙事维度和艺术魅力。首先,怀旧赋予作家在文本层面施展技巧的空间。通过回忆这一叙事视角,作家得以突破现实时间的限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交织中构建复杂的叙事网络。如《追忆似水年华》中,普鲁斯特借助回忆打乱时间顺序,构建起复杂而精妙的叙事结构,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流动的时间长河之中。其次,怀旧有助于处理个人情感与经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会经历各种喜怒哀乐,而文学成为了他们抒发情感、铭记经历的重要方式。当现代性浪潮来袭,文学怀旧有了新意义。汪曾祺笔下鸭蛋“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这不仅是味觉记忆重现,更是对抗文化同质的象征。本雅明感叹“灵光”消逝,而文学怀旧叙事创造新“灵光”,如王安忆重构老上海弄堂、白先勇复现旧时月色,是对消逝生活世界的重建,为现代灵魂提供栖息之所。

文学意义上的怀旧,应定义在文本层面,也就是技巧、技法的层面。如果仅按照题材,将写过去生活的都视为怀旧,可能会过于泛化。一些描写过去生活的作品,若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事件,没有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情感表达手法,就不能简单地归为怀旧文学。而那些怀旧的经典作品,它们通过独特的文本技巧,如象征、隐喻、意识流等,将过去的生活片段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其具有了怀旧的特质。此外,文学怀旧的深层智慧——不是遗忘,而是包含着对创伤的救赎与超越。余华的《活着》中,福贵对往事的讲述本身构成生存的勇气,那些被反复咀嚼的苦难记忆,在文学的重构中获得了形而上的救赎意义。普鲁斯特在哮喘发作的暗夜裡,用记忆的丝线编织出跨越世纪的宏伟画卷,病榻反而成为穿越时间的方舟。这种创伤书写的智慧,在东西方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形态: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中描绘的“呼愁”,是整座城市对帝国斜阳的集体忧郁;而李清照“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慨叹,则是将个人遭际升华为对时间本质的东方哲思。汪曾祺在《虚猎》中处理文革记忆时,用孩童视角消解历史暴力的沉重,这种举重若轻的笔法,恰是文学怀旧的深层智慧——不是遗忘,而是将创伤转化为审美的结晶。这种创作行为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治疗功能。作家通过怀旧叙事完成对破碎自我的重构,在文字的炼金术中将个人创伤升华为集体的记忆纪念碑。

现代语言学显示,“怀旧”的词源暗示了文学怀旧的困境——还乡难以实现。作家通过

叙事策略创造“时间褶皱”:在苏童的“香椿树街”系列中,少年视角将历史暴力转化为成长寓言;余华《活着》以重复性叙事消解线性时间的暴政;而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则通过萨满教的环形时间观重构了现代性创伤。这种时间美学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共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小镇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形成镜像对话,两者皆以魔幻叙事抵抗历史的单线进化论。在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里,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未来,文学的怀旧正是选择某个特定的分岔,将其固化为永恒的此刻。正如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所说的那样,“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的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人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汪曾祺笔下的大潭河水依然倒映着四十年前的月光,普鲁斯特的玛德琳滋味仍在无数读者的唇齿间苏醒。当现代代人困在即时性的牢笼中,文学的怀旧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永恒的窗。那些泛黄的书页里封存的不仅是旧日时光,更是人类对抗遗忘的精神图谱。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记忆的守夜人,每部作品都是穿越时空的方舟。沈从文在《长河》中保存的辰河船歌,恰如敦煌卷子里的民间曲辞,在千年后依然跃动着生命的韵律;曹雪芹在大观园废墟上重建的青春王国,使那些凋零的海棠在文字中获得永生。这种记忆的永恒性,在数码时代获得了新的载体与形态。网络文学中的“无限流”叙事,通过主人公在不同时空的穿梭,实际上在解构线性时间的同时,重构了怀旧的多元维度。《三体》中云天明讲述的童话,既是拯救人类文明的密码,也是将个体记忆升华为文明记忆的壮丽寓言。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文学,会发现怀旧叙事正在形成跨文化的对话体系。这些跨越时空的文学回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激荡着新的涟漪。这些创作实践证明,文学的怀旧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刻过去,记忆不是过去的囚徒,而是未来的信使。

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门槛回望,文学的怀旧更显其独特价值。当算法可以精准预测读者的情感偏好,当DeepSeek能瞬间生成怀旧文本,真正的文学记忆反而愈发珍贵——因为它承载着算法无法复制的生命温度。那些手写书信的黑迹,故纸堆里的批注,乃至汪曾祺笔下咸鸭蛋红油的质感,都在提醒我们:文学怀旧的本质,是对抗异化的精神操练。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在文学中所追忆的“逝水年华”,实则是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抵抗时间暴政的巴别塔。每个怀旧的文字都是塔身的砖石,而作家的深情就是最坚韧的黏合剂。这些散落在时空中的文学时刻,经由文字的神秘引力汇聚成璀璨的星河。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惘,终将在文学的永恒中觅得安放之所,因为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写,忽必烈让马可波罗为他讲讲威尼斯,马可波罗回答道:“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文学的怀旧叙事,正是在这种确定与不确定的张力中,为人类搭建起理解解存在本质的诗意的桥梁,让每个瞬间都成为通向永恒的人口。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八方文讯

吉狄马加《裂开的星球》西班牙语版首发

3月21日,吉狄马加《裂开的星球》西班牙语版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该诗集的翻译、编辑、出版工作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与阅读推广部、驻华代表处及基金会联合完成。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驻华代表处主任诺君辉在致辞中谈到,该书的出版为墨西哥读者近距离了解中国彝族诗歌提供了新载体。在圆桌对谈环节,北京大学教授赵振江说,吉狄马加对外国诗人如数家珍,从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聂鲁达、帕斯、巴列霍等诗人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文飞表示,吉狄马加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种“兼性诗学”的特征,比如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兼容、短诗节奏与长诗气魄的融合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瓚谈到诗歌的“可译性”问题,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增殖的过程,不同译本进一步扩大了原作的生命力。

吉狄马加表示,作为一个诗人,在汉语世界之外找到读者、找到共鸣,是一件幸运的事。一个真正的诗人除表达个体生命经验外,还应在作品中折射出对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注。

专家研讨《魏国元和他的兄弟》

3月25日,马淑琴报告文学《魏国元和他的兄弟》研讨会在京举行。活动由北京市文联支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北京作协指导,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北京文学期刊中心、雁翅镇人民政府、门头沟区文联、门头沟区文旅局主办。10余位专家与会研讨。

《魏国元和他的兄弟》聚焦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魏国元及其全家参加抗战的故事。与会专家认为,这是一部扎实、真实、生动的作品,作者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抒写的交界处构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空间,用诸多细节把抗战英雄群体鲜活展现出来。作者不仅书写了他们惊心动魄的抗战经历,而且写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仅展现了慷慨悲壮的平西抗战,还将其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全局相联系,让抗战精神焕发文学光彩。

《只道是寻常》勾勒时代的微观样本

3月22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冶金作协联合主办的项宏长篇小说《只道是寻常》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10余位作家、诗人、评论家与会研讨。

《只道是寻常》以主人公苏阳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借助细腻的文字描摹出人物的复杂情感与微妙关系,故事跌宕起伏,叙事流畅自然,涵盖了爱情、事业、家庭等多个方面,实现了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艺术融合。与会者认为,作为一名从皖西山村走出来的作家,项宏善于将丰厚的生活积累转化为清新的文学语言。《只道是寻常》在题材选取、美学表达、人物塑造等方面都有新的尝试,以艺术手法勾勒出时代转型的微观标本,同时在情节设置、表述技巧等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希望作者继续深入生活、潜心学习,从广袤的大地上和火热的时代中寻找艺术灵感,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展现海丝文化的独特魅力

3月28日至31日,“石狮‘京’宴 海丝启航”北京福建会客厅·石狮“宋元海丝宴”美食品鉴暨国潮优品推广活动在京举行。此次活动包括开幕仪式、石狮城市主题展和宋元海丝宴、文旅资源、人才引进、海洋经济等五个专场推介(沙龙),旨在全方位展示福建石狮的海丝底蕴、城市魅力与产业特色,促进石狮与国内外各界的交流合作。

石狮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因海而兴、向海而生,拥有三处世遗点。近年来,石狮全力打响美食品牌,依托南宋林洪《山家清供》复原的“宋元海丝宴”入选“全国地标美食名录”,并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如今,石狮正以“文旅+”战略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福建省“海丝核心区”、泉州市“海丝名城”大局,并助推泉州市中创“世界美食之都”“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讲好石狮故事,传播福建声音,以沉浸式的推介和开放式的展销,提升石狮的城市知名度与品牌影响力,为高质量打造全域共富先行示范区注入新动能。(王 竟)